

# 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

葛承雍

**关键词:** 西安市 唐代墓葬 墓志 契丹

**KEY WORDS:** Xi'an City Tang period tomb epitaph Qidan

**ABSTRACT:** In 2001, the epitaph of Qidan King Li Guo Zhe was unearthed from a tomb of the Tang period in the eastern suburb of Xi'an City. The text consists of 369 characters in 19 lines. It records the relationship of Qidan with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Kaiyuan reign,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Qidan ruling group and the policy of the Tang court in the borderland, and narrates Li's career and his posterity's servicing the Tang Dynasty. Combining the text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act that Li died in the Qidan territory but his tomb was discovered in the area of the Tang capital Chang'an. The epitaph offers invaluable evidence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early Qidan's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ng Dynasty.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活跃的游牧民族，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主要驰骋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土护真水（今老哈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占据着鲜卑故地，控制着辽西交通走廊，隋唐时期西邻突厥，东通渤海、高丽，北至室韦，南接奚族、营州，在历史地理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并以向中原王朝进贡名马、文皮、丰貂而闻名于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东北亚地区古代民族历史活动研究较多，而契丹与中原作为以长城为分野的两种文化更为引人注目，但反映契丹与唐朝密切关系的第一手史料较少，幸喜西安地区新发现 1 方契丹王的墓志，为学术界增添了一份新的资料。

2001 年 6~11 月，在西安市东郊洪庆原向阳公司新厂区内，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抢救性发掘了 1 座已被盗的唐墓，墓中有青龙、白虎、武士、骏马等壁画，出土了一批彩绘陶俑，棺床四周还分置有 12 个铁牛，其究竟为厌胜之用，还是契丹图腾崇拜，尚不能肯定。契丹祭祀常用青牛、白马，“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sup>①</sup>。墓中没有尸骨残存，但重要的是发现了 1 方保存完好的墓志，记载了契丹王李过折的事迹。

作者：葛承雍，北京市，100029，中国文物研究所。

· 76(总 8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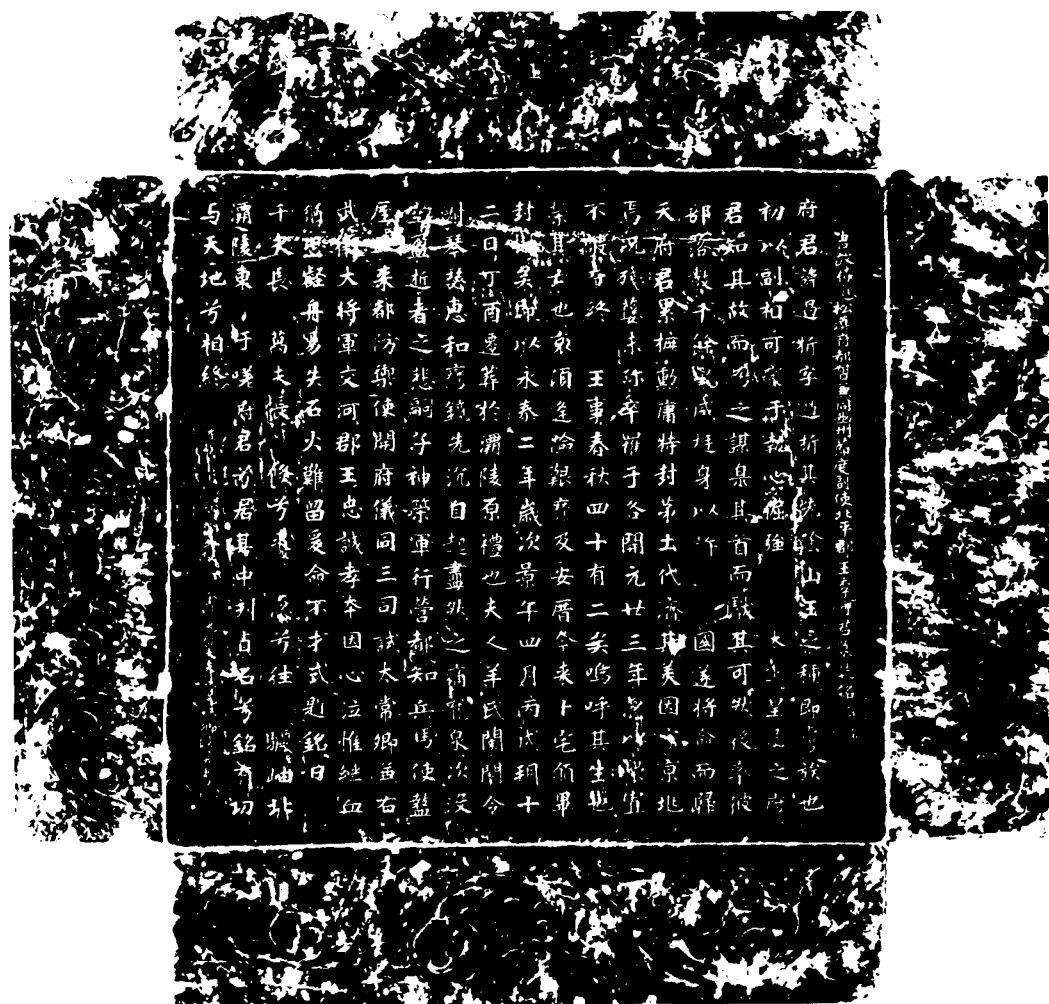
考 古

这方墓志边长 56、厚 14 厘米，四周雕刻卷草花纹。墓志上刻细线格，楷书端庄、遒劲，共计 19 行 369 字(图一)。感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孙福喜博士和王自力先生慷慨允诺，首次刊发该墓志材料(该墓发掘简报正在整理待刊)，及时提供给学界同仁，以达到新资料共享之目的。现将墓志全文释录如下。

唐故特进、松漠府都督兼同幽州节度副使、北平郡王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过折，字过折，其先阴山王之种，即虜族也。初以副相可突于执心倔强，太上皇忌之，府君知其故而为之

谋，梟其首而献其可，然后率彼部落数千余人，咸挺身以许国，遂将命而归天。府君累擢勋庸，特封茅土，代济其美，因家京兆焉，况残孽未殄，卒罹于谷，开元廿三年忽以众寡不敌，奄终王事，春秋四十有二矣。呜呼，其生也荣，其亡也哀，顷逢险艰，靡及安厝，今来卜宅，愿毕封树矣，即以永泰二年岁次景午四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迁葬于灊陵原，礼也。夫人羊氏，闺闈令淑，琴瑟惠和。鸾镜先沉，自起蓝然之痛；龙泉次没，空盈逝者之悲。嗣子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周至已来都防御使、开府仪



图一 墓志拓本照片

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右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忠诚，孝本因心，泣惟继血，犹恐壑舟易失，石火难留，爰命不才，式题铭曰：千夫长，万夫长，倏兮来，忽兮往，驷岫北，灞陵东，于嗟府君兮居其中，刻贞石兮铭有功，与天地兮相终<sup>②</sup>。

左卫仓曹参军张彧撰，金紫光禄大夫试光禄卿段晏书

墓志主人李过折，契丹语“果珍”（过折）。《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辽史》<sup>③</sup>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他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契丹游牧部落联盟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

从唐代契丹历史进程看，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贡献名马丰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脱离突厥控制，归附唐朝，并随从唐军征伐高丽，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朝以其驻牧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松漠”指平地松林（今河北围场县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之间）与西邻的戈壁沙漠，形成了草原外缘的新区域。

契丹有八个部落，其八部长期处于“猎则别部，战则同行”状态，八部大人每三岁推一人为盟主。《隋书·契丹传》记载其一度发展至十个部落，所以唐初又置羁縻州十，贞观二十二年任命部落联盟首领窟哥为都督兼左领军将军，使持节十州诸军事，并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sup>④</sup>。自此以后，契丹贵族中姓李者较多。契丹又有别部首领孙敖曹，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内附唐朝，被安置于营州城附近，其曾孙万荣，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不满唐营州都督赵翊欺侮，遂举兵反抗，杀赵翊，进攻幽州、瀛州等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军讨伐，后借助奚及突厥兵力，始得平定。其后，契丹归附于后突厥，但

契丹常受后突厥征役，被视为奴仆，投奔后地位低下，所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契丹首领李失活趁后突厥衰落之机，率部落内附请归，唐朝复置松漠都督府，以他为都督，封松漠郡王，唐玄宗又以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与其婚嫁。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李失活死后，其从父弟娑固被袭封官爵，以后还入长安朝拜玄宗。这一时期，契丹大臣（又称为衙官）可突于因骁勇善战，颇得众心。娑固欲除之，事泄，反被可突于围攻，慌忙逃奔营州，营州都督派兵征讨可突于，被可突于打败，娑固等人被杀。可突于拥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得到唐朝承认，并赦可突于之罪。开元十年（公元722年）郁于入朝请婚，玄宗封慕容嘉宾女儿为燕郡公主以妻之，并封郁于为松漠郡王。郁于病死后，其弟吐于继立，很快与可突于互相猜疑，矛盾激化，吐于逃奔至长安不敢还，留京宿卫。可突于又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邵固陪从玄宗东巡泰山，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玄宗又封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嫁之。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可突于杀邵固，率部落又投降于突厥<sup>⑤</sup>。契丹时附时叛，游离于唐和突厥之间，关键是视双方实力强弱与利益所得而定。

## 二

唐朝对契丹的羁縻统治显然是无力的，只能靠册封其酋长来安抚笼络，对其内部事务则无法干涉，首领更换无论是继承即位，还是阴谋篡夺，均予以承认，并屡次出嫁宗室女子与契丹首领李失活、郁于、邵固等通婚，依靠和亲政策来维系蕃属国之间关系。这一方面反映了契丹已崛起强大，独霸一方，唐朝无法用武力征服；另一方面也表明唐朝对东北地区边防非常重视，“北狄”契丹的几次反叛压力，对北方的威胁不亚于突

厥、吐蕃等,迫使唐不得不改进防务体系,于幽州设范阳节度使,于营州设平卢节度使,并迁移安东都护府于辽西<sup>⑥</sup>,互为犄角,以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胡人安禄山开元以后借此节度使讨伐契丹发迹,亦表明唐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防范。

据史书记载,可突于是契丹一个实力人物<sup>⑦</sup>,“执其国政,人心附之”,他两次入朝京师,阳奉阴违,被宰相张说评论为“人面兽心,唯利是视”<sup>⑧</sup>。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军出塞击破契丹,可突于率领部下远遁。但第二年,可突于又出兵来抄掠,并联合突厥大败唐军。唐朝只好紧急调遣陇右节度使张守珪担任幽州长史、营州都督等职。张守珪到任后多次出击契丹,每战皆捷,迫使可突于遣使诈降,实际想勾结突厥暗袭反扑。张守珪派遣部下王悔到契丹营帐招降,正逢契丹别帅(又称衙官、牙官,可能是“亲兵群”的首领,掌管一部分兵马)李过折与可突于“分典兵马,争权不叶”,王悔利用双方矛盾,乘机诱劝李过折倒戈,李过折即举兵夜斩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率领余部归附唐朝<sup>⑨</sup>。

李过折杀掉使唐朝头痛不已的可突于,无疑是件为唐朝除掉了东北边境地区心腹之患的大事。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传可突于等首级于东都天津桥南,朝廷“诏封过折为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州都督,赐锦衣一副、银器十事、绢綵三千疋”<sup>⑩</sup>。据《资治通鉴》考异引《实录》云:“还授李过折‘同幽州节度副大使’,司马光认为‘过折虽有功,唐未必肯使为幽州节度使’<sup>⑪</sup>。但西安出土的李过折墓志明确记载他‘兼同幽州节度副使’,证明《实录》的记载是真实的,而司马光的推测有误。因李过折被授封如此高的官爵,所以史书称他为‘契丹王’<sup>⑫</sup>,表明唐朝廷非常看重这件大事,超乎寻常地抬高他的地位,作为唐羁縻契丹的代理人。

但显赫无比的李过折好运不长,受封当

年没几个月,就被可突于的余党泥礼(涅里)所杀,并屠其全家,欲斩草除根,只有一子刺乾逃走安东都护府,拜左骁卫将军。泥礼随后也归附唐朝,上言:“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安,故杀之”<sup>⑬</sup>。朝廷虽赐书斥责泥礼,但仍赦其罪,授松漠府都督。“自后朝贡岁至,蕃礼甚备”。契丹内部争权弑王,对唐朝来说并不重要,因此不予追究,关键是要维持广袤边疆的安全,这正是对夷狄蕃邦削弱其实力而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一贯政策。

### 三

那么李过折死在契丹境内,墓冢怎么会出现在京城长安地区呢?这正是我们依据新发现墓志要解读的问题。

1. 墓志标明李过折祖先“阴山王之种”,有着贵族的血统,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后,契丹部落盟主由遥辇氏取代了大贺氏,即大贺氏系邵固被杀后盟主权力转入遥辇氏系屈烈之手,尽管契丹联盟中的迭刺部世为掌管兵马的夷离董<sup>⑭</sup>,但李过折与可突于都握有很大的军事权力。墓志说可突于“初以副相”,即担任副宰相,这是否是按照唐朝官制比定的说法很难断定,因为唐朝和契丹大概均没有“副相”的官名称谓,史书说李过折为“契丹知兵马中郎”<sup>⑮</sup>,那么从可突于屡次废杀契丹王来看,他可能相当于副宰相了。由于“可突于执心倔强,太上皇(指唐玄宗)忌之”,所以李过折“知其故而为之谋,泉其首而献其可”,率领部落数千人归降唐朝。从墓志记载看,李过折被朝廷封爵授官后,“特封茅土,代济其美,因家京兆焉”,这是唐朝安置内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的传统办法,将其调离部落集中在长安,既有怀柔收买意图,又可作为人质“宿卫”,使其部落再无力反抗。这也可能是可突于余党泥礼杀害李过折的一个原因,双方意见分歧尖锐,不许李过折到长安为唐朝效力或享受清福。有学者认为李过折非遥辇氏,而为大贺

氏复辟势力之首领,李过折与可突于之争即大贺氏旧贵族与遥辇氏新贵族夺统治权之争<sup>①</sup>,此说或可信。爱宕松男认为出自失活部的李姓契丹酋长,一贯坚持臣属于唐,这是大贺氏的本来面貌,遥辇氏对此既反对又抵制,以可突于为代表<sup>②</sup>,此分析也有道理,且备一说。

2.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过折被“残孽”杀死在松漠都督府附近的山谷里<sup>③</sup>,年仅42岁。契丹“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且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sup>④</sup>。《隋书·契丹传》也记载:“以其尸置于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种树葬加火葬的风俗与契丹早期生活在平地森林自然环境之中有关,潢水上游地区松林茂密,至清代仍被划为木兰秋猎之地<sup>⑤</sup>。但由于李过折突然被杀,既不能按契丹葬俗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于树上,又不可能三年后收殓枯骨火葬,更不会依汉人葬俗埋于墓冢,即墓志说的“顷逢险艰,靡及安厝”。唐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四月才迁葬于长安灞陵原,距李过折死时已有31年的历史了。李过折夫人羊氏与其一同被害,估计也是死无全尸了。契丹八个部落中似乎没有羊姓,唐代史书中有羊元珪、羊瑗、羊徽、羊祐、羊士谔等人,李过折夫人羊氏究竟出自哪个民族难于推测、探寻,从契丹婚姻范围观察,应该与毗邻的奚族、突厥有关。李过折夫妇迁葬京师长安,显然是他们的儿子按照汉俗孝敬父母所为,即墓志说的“孝本因心,泣惟继血”,“今来卜宅,愿毕封树矣”,这与契丹早期葬俗<sup>⑥</sup>无关。笔者认为这座墓仅仅是个衣冠冢,时隔30余年,无非是替父母亡灵找一个归宿罢了,这也是此墓没有发现尸骨的原因。

3. 李过折的儿子刺乾在全家被杀时逃往安东都护府,被唐朝拜为左骁卫将军。根据墓志记载,他以后改名李忠诚,永泰二年建墓时,为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周至已

来都防御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右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地位已经相当高了。新、旧《唐书》虽然没有为他立传,但还是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可以此为线索查寻此人事迹。李忠诚入长安大约也属“宿卫”性质,后编入神策军,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仆固怀恩儿子仆固瑒反叛攻绛州时,鱼朝恩“遣李忠诚讨瑒”<sup>⑦</sup>,取得胜利。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吐蕃侵扰,关中设防体系,敕令:“(李)忠诚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锋,凡二万众,出岐阳而北会”<sup>⑧</sup>,即令李忠诚驻屯在凤翔一带。吐蕃曾屡次攻至长安周围,所以李忠诚永泰年间担任周至已来都防御使。唐德宗贞元初,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遭到韦伦的非议:“(李)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sup>⑨</sup>,说明朝廷官僚士大夫们对出身契丹的蕃将仍持有偏见。安史之乱后,回纥等助唐平乱的外族异邦兵将等在内地恃功胡作非为,引起官僚士大夫的排外、恐惧心理,竭力贬低外来蕃将,这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李忠诚由平叛定难的蕃将转入参政大臣的过程,也是他脱离本氏族置身于“汉化”的过程,类似的契丹人还有李楷洛、李楷固、王武俊等人<sup>⑩</sup>。当时入朝蕃将死后纷纷葬于长安附近,无家可归的李忠诚模仿汉人风俗而为其父李过折树立墓茔以追念父母,起冢灞东以示不忘先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西安新发现的契丹王李过折墓志,不仅具有史、志互证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系。9世纪以后契丹势力渐盛,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直到10世纪,“契丹”成为欧亚大陆各国对北部中国的代称,其历史的传承绝不是偶然的。

#### 注 释

① 《辽史·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5页。

- ② 此句应为七字，疑漏掉“始”字，即“与天地兮相始终”。
- ③ a.《辽史·世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955 页。  
b. 日本学者爱宕松男推测李过折就是李遇折，“过”、“遇”二字繁体相近，见爱宕松男（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第 162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从此次出土墓志记载看，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 ④ 《旧唐书·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5350 页。
- ⑤ 《唐会要·契丹》第 20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⑥ 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安东都护府迁至燕郡故治（今辽宁义县），天宝二年（公元 743 年），复移于辽西故郡城（今辽宁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
-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至二一四皆记“可突于”为“可突干”，“于”、“干”易混淆，新、旧《唐书》志传中有的也记为“干”字，有的记为“于”，现根据出土墓志记载，应为“可突于”。爱宕松男认为可突于即雅里，属于孙姓契丹，多半属于内稽部，此推测暂且存疑。
- ⑧ 《旧唐书·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5352 页。
- ⑨ 《旧唐书·张守珪传》、《新唐书·北狄·契丹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条等皆有记载。
- ⑩ 同⑦。
- ⑪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6709 页。
- ⑫ a.《旧唐书·玄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02 页。  
b.《唐会要·契丹》也记载：“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
- ⑬ 同⑦。
- ⑭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 60 页，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⑮ 同⑦。
- ⑯ 张正明：《契丹史略》第 202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 ⑰ 爱宕松男（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第 119~121 页李氏契丹族世系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⑱ 《辽史地理志考》卷三曰：“自今直隶永平府迁安县西北一百七十里之喜峰口外迤北一百二十里，为辽之松亭关。山多大松，连绵内蒙古喀喇沁右翼、翁牛特左右翼及克什克腾部西南札鲁特左翼，古谓之千里松林，又谓之松漠。唐置松漠都督府，命名以此”，见《二十五史补编（六）》，中华书局，1955 年。
- ⑲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6167 页。
- ⑳ 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第 170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㉑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 年第 2 期。
- ㉒ 《新唐书·宦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5863 页。
- ㉓ 《旧唐书·吐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5244 页。
- ㉔ 《旧唐书·韦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3782 页。
- ㉕ 马驰：《唐代蕃将》第 208 页，三秦出版社，1990 年。

（责任编辑 洪石）